

三江口“月亮湾”:千年文脉与生态新章

□ 刘小琴

船是水的使者。福安的水系源头在浙江,有两条分别称作东溪和西溪的支源在湖塘坂汇合后,由北向南一路奔流,沿途船儿穿行其上,这条河叫长溪。

从赛岐三江口开始,一直到下白石白马门,是长溪的下游。三江口是富春溪、穆阳溪(古称廉溪)和赛江的交汇处,自古就这么称呼这一带。它位于赛岐北侧,应是江水挟沙冲积堆聚而成的洲渚。若从天空中俯察呈圆弧形月钩状,一侧江水环绕,也有人将其喻为赛江上的“月亮湾”。而赛江是黄金水道,码头分设两岸。

溯三江口而上,经廉首村,历史上这里海潮可直抵“石矶津”(廉村,古原名)。

唐神龙二年(公元706年),23岁的薛令之从家乡出发,沿着一级级用硕大齐整的鹅卵石铺就的古码头,顺廉溪而下,依“月亮湾”拐向赛江主航道,沿“水陆驿道”北上,往京城长安应试。

三江口的“月亮湾”见证了“开闽第

一进士”薛令之的风华正茂、诗才横溢的风采,也收录了为官30多年,贵为太子师的“明月先生”两袖清风,归隐乡里的身影。

风儿把清廉典范的追思和敬仰传扬,彰显道德的精神追求,在这片土地上化为厚重的清廉正气,也吹进人们的心灵。

透过岁月的风雨,岸边站立的古树在心里默默地镌刻着年轮,那是千年潮汐周而复始的轨迹。涌动的浪花拍岸,摇醒了沉醉秋月春风的渔舟。

“月亮湾”畔的土地像一块海绵,它吸足了映照历史天空的三江水。从此,男儿勤读诗书向灯烛的抱负,在每个水分子之间悄然将文化基因传递,长长久久地滋润着这片古老的福地。

“月亮湾”西北岸的廉首村近代走出了张白山,1936年,他开始发表作品。1937年浙大毕业后在上海参加救亡运动,由他与文友联合创作的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作品被拍成电影上映,影片通过一个家庭

的悲欢离合,把抗战前后复杂的社会生活,以更广阔的人生画面诉之于银幕。

影片在国内外反响巨大。那首电影配乐也随之在大江南北流行播散。当年,街市上人们口中的哼调、村镇大街小巷电唱机,不时飘出该曲歌词。

我想这灵感应萌动于家乡的水脉,流淌在他血脉里、睡梦中,也奔涌在他的笔尖。

“月亮湾”的水连系着三河六岸,不仅流淌着诗情,也激荡着文学创作的澎湃,更倒映着青山绿水。侧畔沃野平畴土肥水美,滋养了四方的民众。

赛江逶迤的水岸线为发展船舶修理、制造、拆解和海上运输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。20世纪80年代后,乘改革开放的大潮,赛江船业以民营投资为主,扬起了现代船业的风帆。

增收的新渠道拓宽了,依山面江的楼房鳞次栉比。只是赛江两岸滩涂间白色泡沫和垃圾随潮汐漂浮、扩散着浊臭。恣意

横流的油污斑遮掩住焕彩彤云、千般妩媚的航道。默默静流的异色江水,应是“月亮湾”明眸泪汪汪的茫茫哭痕。

过了许多年,一群人在江畔矗立起了“河长制”的公示牌,从此,河滩上多了工作人员“采水样”留下的一串串深浅不一的足印,崇山峻岭间沿溪流的走向,有一队“驴友”逆向搜寻的目标却是污染源。也许你不经意地一抬头,一架无人机正巡航在江畔,它可是河湖管护员的“天眼”呢!

水流轻拂着“月亮湾”,它们一同沐浴在如梦似幻的雨意中,一同欣赏着霞光与虹影倒映在两岸的绚丽景色。耳边传来渔歌互答的声音,那稻菽飘香的芬芳已沁入心脾。

水流搬运了一页又一页的古往今来。带走了岁月、也把当下捎来了!岸侧的山坳围拢起星罗棋布的村落。夜空有月,身边有灯,海潮的澎湃声穿梭回落在蜿蜒起伏的山岔旁。我的回眸中已触动万物的私语,把千年遗存与记忆的故事一说再说。

风把秋日的爽气铺满了眼前整个水域,我伫立水岸被一缕淡淡的乡愁牵引着。随着水流延续的根脉,在三江口静静守候不竭的时光。

春风十里话东坑

□ 杨昌长

说春天,春天就回来了。春姑娘穿着绿色的盛妆,亦回到了东坑这块红色的沃土上。今年,时值中国人民抗战胜利8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

不承想,开春伊始,东坑村民便按耐不住兴奋的心情,大家都鼓足了劲,要抓一把把阳光,温暖自个儿的心房,目的在于蓄积能量,等待那个值得隆重纪念的日子,来庆祝一番!

春随人愿,季节灿烂。你看东坑的田野,早早就有了桃花红、李花白、菜花黄的绽放。这些花儿的心情,也跟嘤嘤嗡嗡的蜜蜂一样,想着提前奏响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乐章,让当年喋血奋战、英勇捐躯的21位烈士在天之灵,集体浩荡!

今日之中国,春风十万里,十万好消息。可谁知,旧中国,那是“长夜难明赤县天,百年魔怪舞蹁跹”啊。

1933年春天,“刮民党”和地主老财苛捐杂税和高利盘剥,加之旱魃水患,当地农民不堪重负,以致饥馑之下饿殍无数。哪里有压迫,哪里就有反抗;哪里有剥削,哪里就有斗争!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,这里的饥民,毅然发动了如火如荼的春荒分粮斗争。

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斗争时期,这块红色沃土上,诞生了中共福寿县委、福寿边区县苏维埃政府和中共福安北区委。如今,这块沃土——福安市潭头镇东坑村,已被省里命名为“美丽乡村”“绿盈乡村”。

因为这里,山叠翠,峰簇绿,山林覆盖率近乎100%。你瞅瞅,这里四围青山,有阔亩万顷,有田园千亩。茶园有金牡丹、金观音;田里有果蔬菽,有大稻秧。置身此地,游目骋怀,可见苍翠辽邈,绿茵逶迤,让人有一种绿绒拨云,盈扩胸腔,心旷神怡的观感。

春风知我意,采风斯村也。我了解了该村,近年因了实施乡村振兴、建设美丽乡村,在产业振兴、植树造林方面,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,可谓是使出了洪荒之力,实现了绿蕴招远客,生态惠百姓;因而获得省市各项殊荣,也在情理之中呐!

再让时光闪回过去。想当年,这里的革命志士,把黎明举成火把,让饥寒交迫农民不再悲伤。他们在游击队、红带队、自卫队的带领下,直扑地主老财家“分粮”;春荒分粮虽遭受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,许多农会骨干惨遭杀害,但革命的火焰,仍然照亮以东坑为中心的北区大地,广大农民因了横飞的泪水,有了悲伤的记忆,便让记忆凝成复仇的子弹,一颗颗

射向反动势力罪恶的胸腔,最终取得建国前夕的解放。

1933年8月1日,与东坑近在咫尺的泰逢,成立了福安县革命委员会,是年的年底,东坑村便成立了中共福(安)寿(宁)边区县委员会。翌年5月,又在该村成立了福寿县苏维埃政府,并下辖6个苏区。在革命低潮时期的1934年8月,东坑村虽遭至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势力的“围剿”屠戮,有21位英雄儿女为中国革命喋血捐躯。全村房屋被焚烧殆尽,数百农民流离失所,妻离子散。这是东坑村有史以来,最惨烈的一次“村难”!都说血债要用血来偿,东坑群众从来没有忘记那一年血泪史,他们将历史镌刻进了该村的林氏祠堂。

我在该村林氏宗祠,瞻仰了21位烈士遗像,眼前仿佛浮现了那段刀光剑影,腥风血雨的斗争场面,心中不禁涌起了那种不可名状的悲怆。如今,这些烈士的肉体虽然溶进这片红色沃土,但是他们的革命精神仍然翺然,并得到人们的发扬;他们生命的脉迹,今日里,依然在人们的心中闪烁光芒……

红色沃土东坑村,其历史神秘了1000多年,却在中国革命低潮期间,经历了凤凰涅槃;而在新时代更加焕发了灿烂。近年来,当地党政和村两委充分挖掘红色资源,并有效植入了城市新潮文化,创造了新质生产力,使昔日的山村蝶变得唯美和量化。举凡证事:火炬在这里接力传递,基地在这里“造血”孵化;专家在这里讲习指导,人才在这里遍地开花……广州、北京、上海等中国一线城市,均有东坑之子,以英姿勃发的双手,搏击出生命的浪花……

春风十里话东坑,荷花万亩灿乾坤。伫立东坑林氏宗祠的大厅,我逡巡在马立峰、詹如柏、阮英平等先烈,以及斯村21位烈士事迹展板前,浏览了他们的英雄事迹;是时,我心事如莲,荷香扑面:多想穿越至童年,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,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……听着,听着,能让我看到人性的灯火通明,能看透新社会与旧社会之类似,那是云泥之别,天上人间……



东坑村一角

富罗坂旧称“苦桃坂”。这个村名像一枚浸着山民汗水的苦果,遍布在潭川之水岸边的山坪上。这里疯长的野苦桃,枝桠上结满了毛茸茸的苦果。青黄不接时节,村妇们会用竹竿打下这些苦涩的果实,在石臼里舂成了村民过日子的“桃浆”,以此填充饥馑难耐的肚子;而“苦桃坂”便成了这片土地苦涩的历史,刻在苔痕斑驳的族谱里。

那时的山坳,贫穷是浸透骨髓的饥寒。夯土墙撑起的黛瓦下,火笼煨着几代人取暖的叹息。晨起时晾在竹竿的粗布衣,总被山雾洇得半湿,套在身上不仅不能御寒,还给饥民带来风寒,患了寒湿病。茅坑边的苦桃树年年绽开花骨朵,粉红的花瓣飘落粪池周遭,成了贫瘠岁月里这个村庄奢侈的点缀。老人们叼着竹烟管,看孩童赤脚在春寒料峭的日子里追逐鸡团嬉戏,总化不开那紧锁眉梢的愁绪。

转机始于某个惊蛰。改革开放的春雷劈开山雾,乡村振兴的犁铧翻开板结的岁月。农技员背着芽穗进山那天,那片苦桃树被插进科技的因子,从而长出了优质的水蜜桃;加之大力发展芙蓉李,让这片土地岁岁桃李芬芳,年年果农收获满满。

如今的富罗坂,是铺展在武陵溪潭川段十里平湖岸上的水墨长卷。环湖步道串起七座廊桥,晨练老者的太极扇搅动薄雾,垂钓客的银线划破碧波。最妙是月上中天时,星子坠入湖心,与岸边民宿的灯火竞辉,惹得白鹭误把琉璃瓦当作了雪滩。某夜我见醉酒的画家将赭石倒入湖中,霎时染出半幅《千里江山图》。

山味在农家乐的灶台上获得新生。溪鱼在锅里熬出了乳白色的汤汁,土豆煎饼烙出夕阳的金边,雷竹笋炒酸菜的味道让食客的胃口大增。酒过三巡,卡拉OK包厢飘出跑调的民谣,我有点担心惊醒古官道旁沉睡的一代帝师郭鸣琳。惹得他一时兴起,而对人们重提当年。

最美的蜕变,藏在这个村落布置的细节褶皱里。生态体育基地的彩弹划过桃李芬芳的枝丫,惊飞的鸠团惊飞后匍匐在光伏路灯线路上;三启公司的姑娘直播卖桃胶,手机支架正好架在当年晾衣的竹竿上。村史馆展柜中,陈列着旧日的“陈年往事”,玻璃上倒映着游客举起的自拍杆,古今光影在此奇妙叠合。

暮春时节,我站在新嫁接的桃李树下。山风掠过青色的果实,送来若有若无的幽香,倏然,我萌生一种灵感,悟出所有的甜蜜都源自苦涩的沉淀;就像这个村庄,将百年艰辛酿成了枝头的甜蜜,正一滴一滴,注入新时代的晨光……

富罗坂写意

□ 郑美珊